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回顾与思考

王启超¹, 李小松²

(1. 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 北京 100091;

2. 乌鲁木齐民族干部学院反恐与指挥训练教研室,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2015年11月13日,法国首都巴黎发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成为继“9.11事件”后西方国家发生的又一起重大标志性事件。法国国内安全形势持续恶化、西方反恐政策遭遇全面失败、中东地区无序化催生恐怖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发生重大转型等因素,是造成此次恐怖袭击发生的主要原因。该事件对地区乃至国际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诸如促使国际战略格局分化重组、激发极右翼势力进一步抬头、扩大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族群间的隔阂、冲击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顺利推进。需要从国际、周边、国内三个方面防范和应对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

关键词:巴黎;恐怖袭击;恐怖主义

中图分类号:D5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7238(2016)05-0021-04

DOI:10.3969/J.ISSN.2095-7238.2016.05.004

当前,恐怖主义仍然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毒瘤,各类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多发,特别是“伊斯兰国”的崛起,表明国际恐怖主义发生重大转型,地区和国际安全面临重大威胁。2015年11月13日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是继“9.11事件”后西方国家遭受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其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当前,我国也面临着“三股势力”的威胁,特别是新疆地区,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深入分析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成因、影响,吸取其经验教训,对我开展防范、打击、根除“三股势力”工作,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极具现实指导意义。

一、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成因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既有偶然性,也有

一定的必然性。表面上看,它是“伊斯兰国”报复法国参加中东反恐行动,实际上是多种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法国国内安全形势持续恶化

目前,穆斯林人口占法国境内人口总数的10%左右,受宗教、文化、教育差异等因素影响,其很难融入法国社会。加之受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中东乱局影响,部分穆斯林社区成为催生和隐蔽恐怖分子的温床。与此同时,在经济危机、难民涌入等因素刺激下,以法国国民阵线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日益崛起,排外情绪空前高涨,导致民族隔阂加剧,社会对立情绪加重。欧洲刑警组织发布的《欧盟恐怖主义现状与趋势报告》显示,在2007~2013年欧盟成员国发生的2087起恐怖袭击事件中,法国就占了852起,比例高达41%。^[1]此外,法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干涉传统、欧盟内部松散的边

收稿日期:2016-01-04

作者简介:王启超(1980-),男,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博士后,军事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海安全、反恐;李小松(1982-),男,乌鲁木齐民族干部学院反恐与指挥训练教研室讲师,军事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宗教、反恐。

境管理体系等,也在客观上促使法国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区。

(二)西方反恐政策遭遇全面失败

“9.11事件”后,西方国家在反恐政策上始终坚持“双重标准”,且怀有打击和利用恐怖组织的双面心态。一方面,对自身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予以坚决打击;另一方面,则暗中纵容、利用甚至扶植中东地区一些恐怖组织,企图将“祸水东引”,以达到掌控中东、削弱俄罗斯、牵制中国等目的。这种两面政策既纵容了部分恐怖组织,同时又被一些恐怖组织所利用,导致“越反越恐”。外界普遍认为,此次事件正是“伊斯兰国”针对美国空袭炸死刽子手“圣战者约翰”的报复行动。此外,西方国家的反恐政策过多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外围,集中于特定人群,也容易导致“灯下黑”现象发生。巴黎恐怖袭击事件表明,西方的反恐政策短期对己有利,长期必危及自身。

(三)中东地区无序化催生恐怖主义

美国以反恐为由出兵中东、西方国家暗中支持“阿拉伯之春”等因素,导致伊拉克、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等国“强人政权”先后倒台,加速了西亚和北非地区国家的无序化。在原有社会秩序崩塌的同时,新政府迟迟无法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导致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特别是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教派冲突、库尔德人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地区大国争夺区域影响力以及大国借代理人进行角力等因素,导致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严重的失落感和不安全感最终使得极端思潮再次回暖,恐怖主义活动的群众基础日益扩大。在反西方、反“异教徒”的旗帜下,“伊斯兰国”趁势强力崛起,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家。

(四)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发生重大转型

“伊斯兰国”与叙利亚政府军的战斗,在广大穆斯林群体中产生了强大的“磁吸”效应,吸引着世界各地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加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约有来自81个国家的12,000人在叙利亚参加战斗。^[2]然而随着局势发展,特别是俄罗斯和伊朗坚决支持阿萨德政权并进行直接武力干预背景下,加之西方国家军事打击力度有所加强,战

场形势已经进入僵持状态,“伊斯兰国”失去了继续进行领土扩张的动能,开始转变斗争策略,鼓励支持者就地进行“圣战”,同时派出人员潜入西方国家伺机行动。在对西方“宣战”后,“伊斯兰国”就宣称,“已经派出4000名战士混入欧洲难民中准备实施更大的袭击”。随着战事越来越不利于“伊斯兰国”,其成员可能分散潜逃到世界各地,导致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思想进一步扩散,持续产生破坏恐怖效应。

二、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

自2015年下半年起,“伊斯兰国”外溢效应日益明显。以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为时间点,先后发生了10月31日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11月12日黎巴嫩贝鲁特连环自杀式袭击事件、11月18日中国和挪威人质被杀事件以及12月2日美国加州枪击事件等。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对地区和国际安全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促使国际战略格局进一步分化调整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前,俄罗斯与美西方国家关系因乌克兰危机严重受损,并遭到后者的持续经济制裁。同时,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什叶派之弧”国家与美西方国家、土耳其和中东逊尼派国家的立场针锋相对,博弈不断。美国专注于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踌躇不前,甚至基于自身利益需要,暗中纵容“伊斯兰国”对抗叙利亚政府军。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恐怖主义再次成为全球公敌,美西方对俄罗斯态度出现转变。美俄在叙利亚军事行动中实现技术性合作,法俄进一步接近。尽管受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事件影响,国际反恐联盟再次组建面临不确定因素,但国际战略格局重组迹象已初步显现。

(二)助长欧洲极右翼势力进一步抬头

目前,以法国国民阵线、英国独立党、瑞典民主党等为代表的欧洲极右翼政党影响力日益提升。在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获得了25%的选票,超越法国两大传统政党位居

首位。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第一时间再度发表排外言论,煽动种族仇恨,号召取缔伊斯兰组织,关闭受极端主义思想影响的清真寺,驱逐在法国传播反法思想的外国人和在法国境内无所事事的非法移民。在2015年12月上旬举行的法国地方选举中,这一效果开始显现:首轮投票结果显示,“国民阵线”赢得28%的选票,在13个选区中的6个胜出。^[3]此次选举后,“国民阵线”超越前总统萨尔科齐领导的共和党和执政的社会党成为法国第一大党派。德国副总理、社会党主席加布里尔对此表示:“极端右翼党派在欧盟核心国家取得了政坛第一的位置,这样的结果令人震惊。”^[4]

(三)加深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心理隔阂

巴黎遭受恐怖袭击数小时后,位于加莱的难民营突然燃起大火。恐怖袭击事件第二天,波兰政府宣布停止执行欧盟的政策,拒绝接受叙利亚难民。受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影响,欧洲穆斯林移民和本地欧洲人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双方的敌对情绪很可能陷入“刺激-反应-再刺激-再反应”的恶性循环。而制造这种裂痕,正是伊斯兰国所希望看到的。他们希望通过刺激敌视穆斯林群体的情绪,让所谓的中立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的“被歧视”、“被迫害”感受越来越强烈,从而将更多的中立穆斯林拉向极端。“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就曾扬言,要让西方国家多次面对震惊事件,因为“对美国 and 西方的打击力度越大,就越能吸引踌躇不前的兄弟。”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再次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风险亦居高不下。

(四)冲击我国“一带一路”战略顺利推进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我们党在国家由大向强发展关键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球性战略。中东是我“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重要目标区。当前,受阿盟分裂趋势扩大、沙特影响力下降、埃及相对衰落、土耳其和伊朗影响力快速上升等因素影响,制约地区动荡的原有平衡因素难以发挥作用,伊斯兰极端势力和中东地区结构性力量失衡加剧。在各国党派纷争严重、教派

矛盾尖锐、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地区和全球大国角力交织、多国政治重建面临严峻挑战情况下,中东地区持续动荡的“新常态”,将使我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建设、商贸等事务以及双边关系稳定性承受较大风险,使“一带一路”战略长期在中东及其周边地区面临相对动荡的外部环境。此外,中东乱局外溢也必将波及中亚、南亚、北非等地区,很可能对我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成较大冲击。

三、几点思考

当前,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远未消除,国际反恐形势依然严峻。特别是在我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三股势力”构成现实威胁背景下,借鉴巴黎恐袭事件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做好防范、打击、根除“三股势力”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制定并坚持灵活的国际反恐战略

作为世界上第一贸易大国,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打击恐怖主义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支持一切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同时坚决反对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对于国际恐怖袭击事件,一方面我国需表明原则立场,予以强烈谴责,积极配合、推动建立国际社会反恐统一阵线;另一方面应注意避免引火烧身,被绑到西方反恐战车的车轮上。特别是在推进国际反恐合作时,应侧重关注“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纳入反恐政策,侧重深化与友好国家的安全合作,发展反恐合作“铁哥们”,扩大反恐合作“朋友圈”。

(二)积极构筑周边反恐斗争“防波堤”

当前,新疆是我国遭受暴力恐怖活动的重灾区,特别是与新疆接壤的周边国家,更是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老巢”。巴基斯坦国内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强大,以“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为首的各类宗教极端主义组织和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猖獗;阿富汗久陷反恐泥潭,在美军宣布撤离背景下,恐袭风险居高不下;中亚地区深受

“三股势力”侵扰,特别是费尔干纳地区,成为“三股势力”滋生蔓延的“根据地”。特别是在各类恐怖主义组织宣称效忠“伊斯兰国”背景下,我国应在上合组织框架下,进一步拓展双边及多边安全合作,通过共享情报、共同实施打击行动等措施,创新联合反恐形式,丰富联合反恐手段,增加联合反恐资源,共同切断“东突”恐怖分子在我国周边国家的渗透、回流渠道。

(三) 打造防范境外恐怖分子回流的“防火墙”

当前,“伊吉拉特”已经成为我境内暴力恐怖活动的主要样式,其主要特点就是迁徙出境加入国际恐怖组织受训,经过实战锻炼后再潜入境内实施所谓“圣战”,出境不成则就地实施“圣战”。有数据显示,目前加入“伊斯兰国”并在叙利亚作战的“东突”恐怖分子达数百人。一旦这些获得实战经验的恐怖分子回流,势必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造成极大冲击。去年我国安全部门在新疆全歼的28名暴恐分子,就是受境外极端组织直接指挥而策划了一起重大暴恐事件,造成我警民多人伤亡。^[5]为此,应整合国内资源,积极构筑防范恐怖分子回流的“防火墙”。诸如,可在国家统一指导下,借助信息资源大数据平台,实现陆上、海上和空中出入境口岸的信息实时共享,最大程度上降低暴恐分子的出境、回流机率。

(四) 切实推进去极端化举措落地生根

境内暴力恐怖活动频发,很大程度上源于宗教极端主义的滋生和蔓延。为此,必须强力推进“去极端化”进程,从根本上消除暴力恐怖活动的生存土壤。诸如坚持抓好政府解读“卧尔兹”工作,坚决取缔非法宗教出版物;坚持引导信教群众在正规宗教场所进行合法宗教活动,坚决打击“台比力克”^①地下非法讲经活动;坚决打击“伊吉拉特”

②出境“圣战”活动等。“去极端化”举措的落地,必须兼顾民生与打击相结合。一方面要对暴恐分子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局面;另一方面,要切实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和对口援疆政策,坚持发展民生经济,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多措并举提升抵制宗教极端化的经济基础。

注释:

(1)“台比力克”是阿拉伯语的音译,在伊斯兰教经文中意为“传道”、“传达”、“注释”、“劝导”,即传教、传圣言,把伊斯兰教义传达给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意思。“台比力克”本来并不包含任何政治意图,但“三股势力”为实现分裂国家的罪恶目的,利用“台比力克”向广大伊斯兰教徒灌输宗教意识,宣扬“圣战”和分裂思想,鼓吹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

(2)“伊吉拉特”为阿拉伯语“迁徙”之意。新疆“伊吉拉特”组织主要指进行境外“迁徙”,然后回国“圣战”,通过暴力恐怖手段实现“新疆独立”,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哈里发国家的宗教极端组织。

参考文献:

[1] 王禄生. 数说“恐怖主义”—历史与现在[EB/OL]. <http://www.21ccom.net/plus/wapview.php?aid=101629>, 2014年3月4日。

[2] <http://soufangroup.com/foreign-fighters/>[EB/OL], 2015年12月7日。

[3] 巴黎恐袭后法国首次地区选举结束反难民的极右翼政党领先[EB/OL].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05789_1, 2015年12月7日。

[4] 江金泽. 法国极右翼选举大胜震惊欧洲政坛[EB/OL].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27144>, 2015年12月8日。

[5] 新疆打掉一境外极端组织直接指挥的暴恐团伙歼灭全部暴徒[EB/OL]. http://www.ts.cn/lx/content/2015-11/20/content_11878877.htm, 2015年11月20日。

编辑:邵西梅